

基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丰花灯的艺术审美教育研究

吴梦伟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DOI:10.32629/er.v2i11.2174

[摘要] 全丰花灯是赣西北地区独有的年俗表演活动,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通过独特的观赏性花灯,结合戏曲、舞蹈等艺术形式,在简单的场地上,演绎当地流传的民俗、传说,呈现祖辈传承的神话演义及人物传记等。群众以此祈求福来年风调雨顺、除病祛灾、国泰民安等,它传承的传统文化,是赣西北民俗文化的一个奇点。

[关键词] 全丰花灯戏; 艺术特征; 审美教育

江西省修水县全丰镇位于赣西北边陲,处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该地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老的民俗、风俗。全丰花灯作为当地民间艺术的一种,是集民间花灯、民间戏曲、民间舞蹈等技艺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形式,其独特的表现形态主要以当地方言造就独特的戏曲语言、丰富多彩的花灯造型与舞蹈形式相融合的表演程式为载体。全丰花灯于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产生于清朝中期,发源地在江西省修水县,距今200多年,清嘉庆《义宁州志》载:“西乡太学士、军功六品曹定哲,年八十六,子三,孙十,曾孙十二,玄孙四,五世同堂。”据载,曹定哲的孙子曹西平有子十二人,皆唱花灯,号称九把胡琴,兴旺一时。此后,艺人们在走家串户的表演中逐渐融入了道教音乐、汉剧、花鼓戏以及采茶戏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流派。借由喜庆的花灯戏表演表达对美好生活愿景的期盼,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情感寄托在表演仪式的过程中,给仪式赋予特别的含义,以表达人们的某种“需求”或实现自己的愿望,通过仪式感的洗礼表达人们心灵的寄托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具有一定的社会存在价值。群众在观看和参与全丰花灯表演的活动中直接审美目标有利于培养审美表同,通过艺术审美活动,使情感得到升华和启迪,从理解到认同全丰花灯的审美观念和生活趣味,从而引导群众的审美取向。

1 全丰花灯戏的艺术特征

色彩缤纷,功能齐全的灯笼不仅是花灯文化发展的特殊载体,也是当地人民精神情感的外在物质形态。在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全丰花灯

是帮助职前期教师积累缄默性知识的有效方式。在职前期教师的培养任务中,会强调师范生的实习,因此可以利用这一机制帮助职前期教师快速成长。那么,什么是教学叙事呢?简单地讲,教学叙事就是讲一个教育、教学故事,再加上自己叙述故事时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就组成了一篇教育叙事。它对文学性和艺术性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只求把教育故事讲清楚、说明白,不同于教育实录和教学设计等。^[1]职前期教师在进行自己的教育实习、实训时,特别是有自己参加的教学活动,一定要有意地进行教学叙事记录。在进行教学叙事记录时,首先要反思自己所具有地缄默性教学知识,即这种缄默性知识会不会对自己今后的教学产生阻碍,在撰写过程中,可以考虑与其他人进行分享,让他人给予评价和意见。另一方面,要反思自己在参与教学过程中所运用的教学方法,在处理师生关系中的缄默性知识是否合理。^[6]只有在不断反思中,才能提高职前期教师的自我分析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黄荣怀,郑兰琴.隐性知识论[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9.

[2]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6+224.

[3]宋怡,王萌萌.缄默知识视域下的师范生实践性知识养成[J].教育导

受到特定的地理和生态环境、宗教、民俗、民间工艺和民间歌舞表演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造型艺术。

过年对全丰镇及附近的乡民来说并不局限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而是囊括了年末和年初,自农历小年过后便有了年味。春节伊始,各乡镇花灯自发性的聚集,跑东家穿西家,周边乡镇的大姓家族,如戴姓、吴姓、樊姓等,纷纷邀请花灯表演团队到宗祠里“唱大戏”。村民家遇到重大节日,如做寿、生子、上梁、婚嫁等,都会邀请花灯表演来热热闹闹的庆祝一番。花灯戏的主要角色有生角、旦角、丑角,生角穿彩褂彩裤骑竹马走小颠步,双手推车;旦角一手捏手帕,一手扶车走十字步表演;丑角鼻梁上抹一块白粉,似豆腐块,相貌丑陋举止滑稽、可笑,不时与旦角逗趣,逗乐观者。在全丰花灯中流传的这样一句话“无丑不成戏”,丑角在全丰花灯戏中举足轻重,三人方步圆场,边走边表演。说唱均用当地的土腔土语土调,伴奏乐器有锣、小鼓、钹、胡琴、笛子、唢呐等伴奏。调式以徵、羽居多,商、角次之,特别强调主音上方五级,与全丰方言紧密结合。开场、前奏、间奏节奏相同,唱词多用“嘞”、“哟”等衬词。场上周围站立四盏六角长形、贴有花卉图案的彩灯,灯种颇多,常见的有钵哩灯、车车灯、白鹭灯,又以白鹤灯居于乐队中间,象征祥和吉庆,人寿年丰。全丰花灯是一种在表演上兼具独特的方言戏曲、民间舞蹈耍耍以及花灯技艺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形式。

全丰花灯的丑角表演看似滑稽却在无形之中传达着乡民们分析世界和理解世界的质朴唯物主义世界观。通过反面人物衬托正面人物,从正反

刊,2016,(09):89-92.

[4]谭友坤.隐性知识显性化:缄默知识观视域下新入职教师的实践智慧习得[J].中国成人教育,2016,(02):142-144.

[5]王莉.教师缄默性知识显性化策略探究[J].临沂大学学报,2014,36(4):36-39.

[6]沈立煌,王芳.缄默知识视角下的认知学徒制——高职实践教学模式探析[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04):91-93.

[7]刘云艳,叶丽.教师缄默知识显性化策略探讨[J].学前教育研究,2007,(02):50-53.

[8]石中英.波兰尼的知识理论及其教育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02):36-45.

[9]石中英.缄默知识与师范教育[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1,(3):38-37.

作者简介:

刘婷(1994-),女,汉族,江西瑞金,硕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原理研究方向。

黄乐天(1996-),女,汉族,江西贵溪,硕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原理研究方向。

两个角度剖析,俗与丑更接地气,更能被乡民们所喜闻乐见。全丰花灯在程式化的表演形式之余,通过演出者的即兴发挥和加工,形成其独特的表演特色。在不断的吸收来自民间艺术与正统艺术带来的养分,从而达到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全丰镇独有的生态土壤和人文氛围等因素在时间的变迁和空间的迁移中不断发酵催化着全丰花灯戏走向新的舞台。

2 发挥全丰花灯在艺术审美教育中的作用

全丰花灯戏是花灯、戏曲、舞蹈三位一体综合表现,以花灯为表演的媒介,在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下,舞蹈与戏曲吸取宫廷、文人艺术的养分逐渐形成了其雅俗共赏特性。花灯戏文化是艺术审美的重要载体,花灯表演主要是生活方式、习俗、社会地位等因素的表达,从花灯、戏曲、舞蹈等多元形态来看艺术表演活动,能激发广大学生及民众的艺术审美兴趣,吸引人们来了解和发现其中的艺术审美特色。审美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教育和情感教育。它通过对最直接的生命活动——审美活动的激发、培养与引导,直达生命的本源,从根本上对生命存在加以影响和引导,使生命中的那些不受理性控制的因素能够符合合理性的要求,朝着健康、美好、高尚的方向趋动^[1]。

2.1 造型功能与表演形式相结合的艺术审美特征

全丰花灯戏的艺术表演形式,初始全丰花灯仅由12人表演,后慢慢发展到20人左右。花灯曲目皆情节简单有趣、反映真实生活,生、旦、丑三行随着情境内容在打击乐器的伴奏下表演,如生角骑马马,旦角坐战车,丑角推车等,可一组也可多组。四人举仙鹤灯、鲤鱼灯、雄鸡灯、猴子灯居于舞台中间,另有八人各举一盏特技灯分站于舞台两侧,特技灯也称故事灯,有“姑嫂推磨”“老鼠犯梁”“刘海戏船”“猴子打兑”“仁贵射雕”“姐妹观花”“洞宾背剑”“张三打虎”等花灯,有看头又有说头,夹杂各类玩耍表演,随着花灯戏的深入,不时有观众加入唱彩助兴。还有四人背灯,同时带敲锣鼓;两人吹锁啦,四人背的是六角形彩灯挎鼓于表演场地的东南西北四角,作为表演背景配乐演出,同时兼具起照明和维持秩序之用。后期发展中,亦有在原有背灯挎鼓的基础上,将背后杆子上顶的象征灯神和兼顾照明实用功能的灯改为装饰性道具的掸子^[2],由顶灯改为顶掸子,道具变得更轻盈且富于装饰性、观赏性,辅以各类舞蹈动作,在其宗教神圣性弱化的基础上使得娱乐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些艺术表现形式诠释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象征着艺术的升华。

全丰花灯造型以吉祥寓意的装饰纹样为主,表演方式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契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心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共性特征,独有的地域文化环境孕育的特色艺术样式。全丰花灯在

去粗取精中不断创新发展,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地给人们以艺术的美感享受,广大群众在接受和感受形式美的同时提升审美辨别和识读的能力,亲身感受是审美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实施审美教育的最佳途径。

2.2 造型表现与表演形式相结合的艺术审美特征

花灯造型融于舞蹈表演之中,成为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功能道具,全丰花灯也逐渐转变了功能与展示需求。因舞蹈的道具设计应具备轻巧、灵活的要求,全丰花灯多用竹、纸、布等制作而成。灯彩顶端用泥塑来装饰,满足舞蹈转动的需要,又可跟随舞者随表演节奏的各种律动进行背景造型。灯体的底座造型呈水平状态,以适应与舞蹈相结合的各种摆放和展示的造型需求,^[3]朴素简洁和与舞蹈的运动需求结合的设计正是全丰花灯灯彩造型区别于其他灯彩的独特之处。

群众在参与花灯表演和制作活动,在体验和制作花灯的过程就是自我审美意识和审美需求的满足,全丰花灯制作在构图上无限制的章法,更多的是依照群众们的想象即兴创作,所用材料就地取材,创作属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艺术世界,花灯戏作为全丰地区最广泛的群众化民间“演唱会”,更能引导和帮助群众提升艺术审美能力,在感受非遗文化的过程中,提升艺术审美境界。

3 结语

非遗传承的核心是美育,全丰花灯表演在接受并习得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能愉悦身心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趣味,起到了宣传教育作用。艺术教育是以艺术美的形象为媒介对学生实施审美教育的过程^[4],在保护全丰花灯的原生态精神符号前提下,扩大规模,形成民间艺术表演基地。在功能分区上,可分为“灯”、“戏”、“舞”三个部分依次放大传承人的展演过程,实现民俗文化符号与当代人的互动,加强非遗文化的艺术教育提升群众的审美水平,在艺术欣赏活动的潜移默化中提升群众的艺术创造力。

[参考文献]

- [1]侯莹.民间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学艺术教育中的运用[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6(8):145-146.
- [2]齐易,王永利.从祭神到娱人——历史变迁中的招子鼓[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1):152-156.
- [3]戚序,安晖.秀山花灯灯彩造型特征[J].民族艺术研究,2010(3):15-18.
- [4]胡继渊.浅谈艺术教育审美功能的开发[J].中国教育学刊,2001(4):35-37.

作者简介:

吴梦伟(1990—),女,汉族,江西省九江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艺术设计。